

沉冤大白

(本文插圖刊第2頁)

我所認知的孫立人將軍

●華壽崧

史迪威是後期學弟

孫立人將軍係清華大學早期畢業生，曾留學美國威吉尼亞騎兵學校，民國十七年回國後，即任國立政治大學前中央政校大學部軍事訓練部中校大隊附，他是一位標準軍人，一舉一動，對我們政大第一期同學有極深刻的印象。他在操場上不多講話，畢挺的站在大隊長身旁，看我們操練，偶爾矯正我們的動作。課餘同我們一齊打籃球沒有一點官長的氣習。據說他是清華的足球健將，可惜政大沒有一座足球場，未能展現他的球藝。他和我們一期同學如兄弟，其後編練新軍，和遭受拘禁的不幸事件，都和一期同學有關。我根據三位一期同學的口述，寫這篇回憶錄，都是三位親歷其境的事實，想見他一生的遭遇，絕非偶然的。

孫將軍離開政大不久，受財政部長宋子文賞識，出任稅警團總團長，屬下有六個步兵團都是美式裝備，奉命駐守江蘇淮海一帶查緝私鹽。當時蔣中正委員長剛好以北伐竟功統一中國，深恐別人另立武裝部隊，意圖不軌，他命令駐守徐州的

黃杰師長把稅警六個團改編為一個步兵師列為國軍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戰軍興，宋子文又派孫立人組織稅警團，駐守貴州貴定一帶。其時貴定行政督察專員正是政大一期徐實圃同學，孫立人、徐實圃師生異地重逢，時相過從，情感純誠、懇摯，不在話下。徐實圃忽奉蔣委員長電令，略謂羅斯福總統新派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，由昆明乘汽車赴重慶，要沿途地方長官妥為接待。當史迪威抵達貴定時，徐實圃設酒款待，即邀孫立人將軍作陪。史、孫兩人晤談之下，互相了解竟是威吉尼亞騎兵學校先後同學，孫立人更是史迪威的前期學長。史迪威問及孫立人所屬部隊何以不開赴前方對敵作戰？孫立人率直答稱：「蔣委員長對我不加信賴，他所信賴者祇黃埔，保定兩系將領，我駐守偏遠地區祇任緝私工作，沒有效忠作戰的機會。」史迪威聽了，不禁耿耿於心。

史迪威抵達重慶後，晉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中正委員長，即提議訓練新軍，由美方供給裝備，并建議以孫立人所屬稅警團改編為一師，當

時蔣委員長心裏殊不願意，但是對史迪威第一項建議，又不能不予採納，當即勉如所請，由史迪威指揮，調往滇緬邊區，對日作戰。由於孫立人治軍甚嚴，不辭艱辛，身先士卒，是以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把日軍打得落花流水，望風披靡，在攻陷蠻得勒之後，孫立人都屬擴充為新一軍，繼續前進，揚威異域，深入叢林蠻荒，披荆斬棘，驅除毒蛇猛獸，並與瘧疾病患挑戰，更應英軍蒙巴頓將軍的邀請進軍印度，解救了英軍困厄，接受英國頒贈榮譽勳章，班師回國。這是我國有史以來遠征國外，為世人所欽敬的強大軍隊，二次大戰結束後，孫立人應英美法聯軍的邀請，巡視歐洲戰場，這項殊榮，竟遭受國內其他軍系人物嫉視，種下了後來孫立人的噩夢。

鳳山陸軍訓練司令

抗戰勝利後孫立人奉命接收廣東，遣送日軍回國，因為軍紀嚴肅，從不預地方政治，也沒有因接收而斂財的傳聞，威望崇隆。嗣後東北情勢不穩，奉調東北剿共總部，因杜聿明不能和孫立人合作，未能建功，孫立人乃奉調台灣鳳山任

陸軍訓練司令。

民國三十七年徐蚌會戰後，國內情勢逆轉，總統蔣公中正被迫下野，東南半壁山河倏忽淪陷，西南川、康、滇、黔通貨膨脹，軍心動搖，於三十八年底各軍不發一彈，相繼投共。因之美國政府發表白皮書，表示對中國絕望，而策動陳誠、孫立人先後在台灣獨立，均未成功，轉而討好中共，又因毛澤東宣布一面倒，投靠蘇俄，美國示好中共的這一計劃又告碰壁。

當上海淪陷後，總統蔣公派一參軍專程來台訪問孫立人，適政大一期葉鏡允同學任訓練司令部高級參謀，葉鏡允面稟孫立人，此人來訪，意義殊不平凡，宜善為款待。事後探悉蔣總統下野擬來台，派來參軍，是試探孫立人態度，此一參軍同奉化覆命後，蔣總統即乘軍艦來台，直往高雄登岸，轉鳳山訪晤孫立人，言談間知孫立人忠於領袖，蔣總統擬即留住鳳山。旋囑孫立人覓一房屋供作隨來衛士五百人的居所，孫起立答稱：「鳳山係一小鎮，難得一所寬敞房屋容納五百人起居，可否在高雄市另覓房屋？」

蔣公頓時變色，摔了茶杯，責備孫立人連這點小事都做不了。孫立人本來有一點口吃，在蔣總統盛怒之下，更是惶恐不安，說不出話來，最後說：「這這……祇好把營房騰出來，讓讓……衛士們居住」蔣總統看他態度忠誠，轉頭笑說：「你慢慢想法子好了。」其實，蔣總統第二天即轉往台北訪晤東南軍政長官陳誠。那時陳誠并無部隊可供指揮，僅有高雄要塞彭孟緝司令的一團部隊留守台灣，如果孫立人懷有野心，他要叛

變獨立，真是易如反掌，蔣總統亦無可奈何。幾個月後陳誠直屬部隊陸續抵台，幾年後說他在南部演習時意圖兵變，確是欲加之罪。

南部演習受誣下獄

孫立人在南部軍事演習時已由陸軍總司令調任總統府參軍長，他已無權指揮軍隊。他任陸軍總司令時，每月支領二十萬元特支費，他將這筆錢替部屬建造眷舍，照顧下屬，可說是少見的好長官。在其他長官則將特支費納入私囊，他這一行動，當然也遭其他長官嫉視。尤其在軍事會議時，他往往指責他人不懂軍事，不善待官兵，連照操典上規定臥臥姿勢都做不好，這種盛氣凌人，藐視同輩的作風確是他前途的致命傷。他之被調任參軍長，也是為了這些傲慢態度所致。

當台灣南部舉行軍事演習時，他以參軍長身分，跟隨大閱官蔣中正總統，是合乎體制的，不料這時竟有人報告蔣總統，參軍長舊屬共黨份子，有謀叛行為。孫立人立即被拘禁起來，交許世英組特別法庭加以審問。

曹啓文仗義救老師

孫立人主持訓練期間，招收新兵不少來自流亡學生，其中不免共黨滲透份子，據說所指謀叛軍人就是許世英的外孫，行政院長陳誠派員調查真相，同時監察院亦派五人小組進行調查，兩方調查報告完全相反，監察委員陶百川、曹啓文……正擬公布報告內容，陳誠聞訊，邀請五位監委不要堅持公布內容，但為五監委所竣拒，由於

某種壓力以致監察院仍不准公布，而以鐵箱密封，至民國七十七年方始解禁。本案雖經審理但未判決罪責，政府僅將孫立人加以軟禁而已，所以二十年後才有平反的機會。曹啓文也是我政大同班同學，他對本案義憤填膺，認真調查，以維護孫立人將軍名譽，不惜批逆鱗，觸蔣公總統權勢，予以抗爭。曹啓文曾函陳蔣公：

「孫立人將軍為抗日名將，享譽友邦。而今以欲加之罪予以監禁，將為歷史罪人。」並將副本抄送余師井塘備查。曹啓文是蔣公學生，要不是因為他是監察委員有些顧慮，否則將遭受到何等制裁，很難想像。蔣公於無可奈何之下，將來函擲在地下踏上幾腳，并下了一道命令：永遠不准曹啓文出境。

嗣後我們同學，經過孫立人將軍居所，他偶爾出現在陽台上。同學們見到他一定恭敬的向他行禮，他總是揮手囑同學離去，並說是這與你們沒有好處。

孫立人將軍的莫須有冤案，在民國七十七年輿論壓迫之下總算昭雪了。

上述三位同學徐實圃、葉鏡允、曹啓文，曾親自告訴我的這許多瑣事，謹綴成此文以示來者。三位同學除葉鏡允尚存活紐約，徐、曹兩兄均已作古，而以曹啓文兄當時對孫案非常激動，曹啓文逝世後孫立人將軍沉寃業蒙昭雪。

孫立人將軍不幸於民國七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逝世。享年九十二歲。他若與曹啓文、徐實圃二兄於九泉之下相會，師生三人當亦可稍稍釋懷了。